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躋春台 螺旋詩

人物雖殊皆一性，誰不怕死貪生？一念之善感天心，人誠能救物，物亦可救人。敘府陳忠，襁褓喪親，其母舅易昌榮家貧傭工，陳氏家族商量，即請昌榮經理撫養陳忠。這易昌榮正直忠厚，做活慇懃，撫養盡心，請一乳娘攜帶，順便煮飯，莊稼內外，佈置有條，銀錢出入，絲毫不苟。年底算賬，來去存留，批載明白。家族知他忠心，無敢欺侮。十餘年所蓄甚多，又買兩契，有田百畝。見忠稍長，即送讀書，陳忠聰明，但少刻成多，不好學。是年從何老師讀於西林寺，師有外甥席成珍，住龍門縣，因看舅在館閒耍，與陳忠同年同月，二人打個老庚，倩投義合，留家款待，極其親熱。

卻說寺側有一鄭高軒，家頗富足，其么女蘭英，容貌秀美，二八未字。其宅與寺相連，鄭築高牆隔之，其牆為雨淋敗，正對書房廁中。一日，陳忠出外閒遊，蘭英從伯家歸，忠見其美，魂散魄銷。後見牆上有眼，遂上廁所去看。是日，見蘭英與母陪客，在階前敘話，忠手舞足蹈。那知毛房木朽，一蹬即斷，把忠跌下，正逢挑糞者敲開廁板，直跌坑內，渾身是糞，忙喊火房倒水。眾友聽得來看，個個大笑，有說：「陳世兄今年定要入學！」眾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其友曰：「入學為采芹，又為採藻，毛房為東城，他踩下去洗澡，豈非入學之兆乎？」又有說：「好倒卻好，但做文切莫用心，免得宗師聽見糞臭，入個臭秀才！」眾友聞之，鼓掌大笑，羞得陳忠無言可答，笑也不好，哭也不好。正在氣無泄處，見火房提起水來，陳忠指著大聲罵道：

罵一聲二娃子實在可恨，聽老爺今日裡指你聰明。  
幫書房算是你天大福分，就該要把老爺服侍慇懃。  
毛廁板要安得穩穩正正，免老爺去解臭駭掉三魂。  
為甚的那板板歪斜不整？致今日把老爺跌下糞坑。  
你看我渾身上盡是大糞，口鼻上是蛆蟲臭得鑽心。  
你好好拿舌條來舔乾淨，將衣服放口內慢慢去津。  
我今日不看你四兩狗命，提起你九根毛丟下東城！  
老爺話撐驢耳好心細聽，下一次再如此定不容情！

罵畢，用水潑洗，走向池中，將週身洗淨，又燒水洗兩個澡，口中還有臭氣，常吃不得飯，買些香草時刻漱口。過後想起蘭英容貌舉動，心中思念，久之成病。

易昌榮聞知來看，見他身瘦氣弱，問得何病，答曰：「不知。」易問火房，方知病由，遂接回家請醫調治，常勸忠清心寡慾，又尋些善書與《過欲文》他看。陳忠醒悟，其病若失，於是舅甥商量，把幼聘仇氏接回。這仇氏人材體面，行動輕狂，兼之不識尊卑，不分內外，挺起肚子，劣起性子，走路甩袖子，說話帶子，開腔充老子，見人肘架子，常與長年汕談子。陳忠以愛惜之故，並不責教，凡事順從，久之摸著丈夫性情，一味懶惰，每每喊夫代勞，陳忠亦隱忍曲從。

是年，易昌榮因年老多病，交賬欲歸。陳忠苦留不住，念他養育之恩，與他備辦老衣棺槨，又踩股田土他耕，不要租錢。陳忠從此因無人理料，乃將田土佃了，夫妻自煮自食。仇氏更加懶惰，常使夫口，連掃把倒了都不去扶。陳忠大不耐煩，仇氏吩咐他做活路，也不做聲，也不去做。仇氏見夫不聽，遂發潑使性，打東西，以泄其忿。有（天）早晨喊夫煮飯；忠曰：「你起去煮。」仇氏曰：「要我去煮就吃不成，大家等餓罷了！」直睡到日上三竿，見夫不張羅，只得恨氣起來，又喊夫燒火。忠曰：「燒茶煮飯，原該婦女之事，怎麼卻要喊我，未必接你只拿來看嗎？」仇氏怒曰：「討妻原該奉養，所以稱婆稱娘，未上你的神龕也就罷了，怎麼反要與你煮飯？這還了得！」遂指著陳忠大罵起來：

罵一聲豬老縱，這陣叫人氣難容。  
前日將你慣習，今朝敢來逞凶。  
裝起那斯文樣子，做起那酸人形容。  
難道說姑娘都還怕你發酒瘋？  
叫你燒火你不動，天天睡到太陽紅；  
喊你去煮飯，稱就裝耳聾；  
喊你洗衣往外衝，要你洗碗你不從。  
到底聽誰來刁弄？前日聽講聽教，一下拗西拗東。  
哼！都是我索子放長將你縱，不怪他人只怪儂。  
到如今大不同，見我與外人說句話，你就把嘴董；  
見我與男子坐一下，你就把臉紅。  
未必然我都服你管，我還怕你雄？  
哼！別人的男子又有用。  
叫他走西不敢去東。

偏偏嫁你背時鬼，好像一個傲國公。  
今日將你來指教，好好皈依要順從。  
下次並不聽使用，我要你壁掛團魚，  
才曉得姑娘威風！重句。

陳忠聽了又好笑又好憂，勃然大怒，亦指仇氏罵道：

罵聲賤人太無禮，枉自背張婦女皮。  
不知你爹娘如何打個屁，生出這樣臭東西！  
不知道夫是天來妻是地，說些話兒古怪稀奇。  
不是你的崽，又非你的妻，說甚麼「來指教」、「聽使喚」、「要皈依」？  
須是你爹娘未有沾點人氣氣，養女不教，橫得要背犁。  
不知貞與節，那曉高和低？

與男子挨挨搽搽，和外人笑笑嘻嘻，做起樣恁像娼妓，難道說你的丈夫都背那層皮？

我勸你須把廉恥惜，免得外人指背脊，呌先人罵你的媽和爹。

如不然，我去在名山大川閒遊戲，與賤人永遠分離！重句。

從此夫妻反目，一個潑烈，一個不讓，天天吵鬧。憂得陳忠鮮血奔心，收了二百紋銀，忿氣出門。忽想：「席老庚當年再三約我去耍，不免前去探望。」遂向龍門縣而來。

再說席成珍自幼聰明，讀書數列前茅。因親去世，丟書貿易，有千金家資，在縣內開錢鋪，為人正直，品行端方。這龍門縣淫風最盛，兼之富者尚奢，貧者多詐。成珍並不同流合污，每日規矩恭敬。娶妻錢氏，貌既不揚，偏愛打扮，過門九月，即舉一子，成珍雖疑，不好開腔。見妻打扮妖嬈，時常勸曰：「婦人家總要端莊穩重，不可著綠穿紅。四德婦容，無非教人衣服潔白，並不是

打扮妖燒。平日居家，又非做酒，每日收拾，成何體統？」錢氏聽了面從心違，當著丈夫假裝穩重，一回娘家仍然如故，且與男子訕談說笑。成珍知道嚴加防備。今見陳忠來家，十分歡喜，留耍半月。

在陳忠之心，原為尋芳覓境，傍綠偎紅，見成珍如此拘禮，甚不好耍，背地常進茶坊煙館。那知一履邪地，即有邪朋，問談講好，引入花柳場中去耍。一日，打一杯煙走到背街，忽遇一人擔挑螺螄對面而來，將要躲，溜跌撲地，傾得滿街螺螄，扁擔掛著忠衣，亦牽跌地，煙倒杯碎。忠曰：「你為啥事這樣忙迫？把我煙也倒了，好好賠我罷了！」其人把忠看了兩眼，說曰：「倒了我的螺螄，未問你賠，還說傷慘咧！」忠曰：「你自己倒了，要那個賠？」其人曰：「雖我自倒，有個緣故，只因你該倒煙，連累我無故倒螺；我與你把煙倒了，你不感激罷了，為甚反來怪我？」忠曰：「倒了我煙，還要把你感激？你這話才說得好聽！」其人曰：「我看你蘇蘇氣氣，都是有根之家，手捧洋煙，足履邪地，不走花街，即行柳巷，前去壞品喪德，犯淫造罪，我今與你倒了，使你陰德不損，為個好人，難道你都不感激嗎？」忠笑曰：「這樣說來，你是好人，全無過錯了？」其人曰：「我有那些錯，你講。」忠曰：「你取許多螺螄，傷了千萬性命，造惡已極，還講我嗎？」其人曰：「我家貧窮，上有老母，雖造罪過，拿來盤家養親，也是無奈。」忠曰：「世間謀生之路極多，挑蔥賣蒜也可盤家，傷命養親，何以算孝？今日倒了，你該也要感激。」其人曰：「要我感激，除非你莫吃煙。」忠曰：「我不吃煙，除非你莫撿螺。」其人曰：「只要你不吃煙，我就永不撿螺！」忠曰：「你若再撿，我就要呷你！」其人曰：「你若再吃，我就要笑你！」忠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把螺賣我，拿去放生。」其人曰：「你要放生，我就相送。」二人即將螺螄撿起，挑到河邊船上，一陣撒下江去。忠問那人姓名，其人曰：「小子姓陳，名禮，住居城外。」轉問：「老兄高姓？」忠以姓名及來由告之，且曰：「我二人同姓，名字好似弟兄，今日不期而遇，又皆改過遷善，看來都有宿緣，不如結為弟兄。」禮曰：「那就高攀了。」於是二人八拜為交，忠長為兄。攜手同到酒館暢飲，復贈錢一串。禮再三不受，忠曰：「此非償螺之價，不過敘弟兄之情耳！」自此以後，二人常常會敘，極其親熱。

一日，成珍問忠曰：「庚兄出門許久，可思家麼？」忠曰：「弟因惡婦潑烈，出門散悶，一時不歸。」成珍曰：「兄有銀兩，何不做些生意？」忠曰：「弟久欲貿易，但買賣不熟，還望庚兄指教。」成珍曰：「目今河下生意可做，弟也出銀二百，與兄合伙便了，然須請一下力之人幫做才好。」忠大喜，舉薦陳禮，遂把禮喊來說明，將貨物買齊，擇日下船。這陳禮為人謹慎，言語謙和，會做買賣。成珍亦喜，念他家貧，命占兩股生意。在河下一來一往，不覺做了三年，賺得有千多銀子。

一日，船回龍門，候人起貨。忠傍岸閒遊，忽見螺螄數十堆在沙灘旋舞，遊行甚快，旋了一陣皆下河去，所旋之跡猶字一樣；仔細一看，點畫分明，盡可辨認，乃三十字雲：

此處莫停留，久住禍臨頭。

急早歸家去，小燕山莫住。

頭闖油莫洗，鬥谷三升米。

陳忠看了稱奇，即喊席成珍與陳禮來看，亦稱奇怪。忠曰：「此螺莫非我們當日放的？所旋之話定是天機。莫非我們目下有大禍事，教我回家去躲嗎？想我出門三年多了，不知家內好歹，意欲分伙回家，庚兄意下如何？」成珍曰：「前聽人言，我舅父連年多病，我們的貨若運到敘府去賣，利多幾倍。庚兄回家，弟去看舅，不如一路把貨運到那裡，賣了才好。」

陳忠大喜，忙教船家撥載，望敘府進發。此地走敘府只有幾日早途，餘皆水路。天忽下雨，忠歸心甚急，冒雨開船。船行三日，忽聞人言，龍門縣昨日地□成一海子，周圍百里，城鄉人民俱為魚鱉。成珍大驚，陳禮哭曰：「地成海，我母焉有活命？」要回去看，成珍亦欲去看，忠遂靠船守貨，二人乘舟而回。將近龍門，只見一望無際，浩浩洋洋，並無城池山嶺。四處船舟俱有哭聲，喊父母兄弟與妻兒子女者痛聲相應，二人哭泣回舟。陳忠勸解曰：「我們當日若不回心改過，作善放螺，還不是身為魚鱉！茫茫大劫中，一念之善，卻能免死，誰謂天公不佑善人哉！庚兄以省舅而免難，真是吉人天相。」又備祭禮，在江岸招魂祭奠，然後開船。攏了陸地，起貨上棧，請腳夫盤運。次日黃昏投宿，街市雖小，店房還好。忽有人說：「我們小燕山的碼頭，近年十分興旺。」陳忠聽得要向前行，成珍曰：「天黑怎走？」忠曰：「兄忘螺旋詩乎？」成珍會意，喊腳夫同走，腳夫說黑，都不肯走；遂多買燈燭，每人添錢六十，方肯起身，走二十里黑路方往。才消夜時，有人說：「今夜何處扯紅旗？天這們亮？」過陣又有人說：「小燕山今夜兩頭起火，燒得罄盡！」三人皆歎放生之妙。攏了敘府，命陳禮守貨，成珍看舅。陳忠回家，天黑籠屋，仇氏接著喜歡，忙去殺雞，說曰：「夫君，你丟得心哦！一去三年，使為妻孤單單，眼都望穿了！」把雞煎好，陳忠至灶房談敘，油罐掛在上面，闖得滿頭是油。仇氏曰：「這還要得！」忙拿帕開。忠憶螺詩，因曰：「不消措，我發甚糟，油浸更好。」夫妻邊吃邊講，談敘離情，夜深方睡。

陳忠行路辛苦，一覺睡到天明。見妻未起，喊不應聲，搖亦不動。起來穿衣，揭被去喊，「呀」一聲，跌在地下，——那知他妻莫得腦殼，一床是血！心中大駭，不知來由。若是盜賊，房中什物絲毫未失。猜詳不出，只得請人到娘家報信。仇氏父母來家大哭一場，見家中又無情形，又未失物，說道：「我女是何人殺的？」忠曰：「不知，今早方才曉得。」岳曰：「分明你殺，怎說不知？」忠曰：「我昨夜方回，無緣無故，殺他做甚？」岳曰：「你嫌我女，久欲治死，我女常對我講，我都勸住，你就下這般毒手，連頭都藏了！此時不與你說，到公堂去講！」遂投鳴保甲，進城喊冤遞呈。

官見是無頭案，命差先將陳忠扣住，即去驗屍，週身無傷，是割頸廢命。驗畢，叫陳忠問曰：「你岳告你嫌妻殺斃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從直訴來？」陳忠叩頭訴道：

老大爺在上容告稟，聽學生跪地訴分明。

自幼兒寒窗讀孔聖，時未至未曾步青雲。

「本縣問你殺妻之事，未曾問你讀書！」

我的妻娘家本姓仇，過門來豔服不離身。

又兼之脾性潑得很，每日裡吵鬧不息聲。

講不聽忿氣出外郡，龍門縣去會席老庚。

在河下貿易數年整，賺得有一千幾百銀。

有一日河下去散悶，見螺螄數百岸上行。

在沙灘旋舞如斗陣，現字跡三十甚分明。

「現些甚麼字跡？」忠曰：

現出是：「此地莫停留，久住禍臨頭。急早歸家去，小燕山莫住。頭闖油莫洗，鬥谷三升米。」

心想是天機有泄定，將貨物裁起往宜賓。

去三日龍門縣地，小燕山不歇就火焚。

學生見前半都已准，過此後事事越留心。

歸家去我妻多喜幸，殺子雞燉肉笑盈盈。

在灶房闖得油罐滾，滿頭上傾油似水淋。

不肯洗脫衣床上困，日三竿妻猶睡沉沉。

喊幾聲不見人答應，起來看才知命歸陰。

無頭首駭得魂不定，岳父母一見放悲聲。

誣告我嫌妻謀性命，叫學生有口難辯清。

況我妻人材賽方境，縱不是也要讓幾分。  
又兼之剛才把屋進，別離話一夜說不清。  
豈忍心割頭喪他命，天地間那有這等情！  
大老爺斷案如明鏡，莫聽他虛言害好人。

卻說宜賓縣官姓劉，是進士出身，清廉有才，想陳忠方才歸家，何至殺妻；既殺妻，也不割去頭首，定有別情。因又問曰：「你家失物否？」忠曰：「未失。」官曰：「那螺旋之詩首五句皆准，末句准否？」忠曰：「末句不知何意。」官想半晌，問左右曰：「門谷有多少米？」答曰：「坐槽就有五升。」官曰：「還有些甚麼？」答曰：「還有五升糠。」官想：「米與糠合來還是一斗，米是三升，不有七升糠乎？此必寓得兇手在內。」又問忠曰：「你鄉中有康、戚二姓麼？」忠曰：「有。」官曰：「有康七升否？」忠曰：「莫得。」官曰：「有個戚身康否？」忠曰：「莫得。」官問左右，皆說不知。官即命差：「有康七升、戚身康都捉來，不論遠近外縣，都要清查，限三月繳票。」陳忠命取店保。

再說席成珍來至舅家，正逢舅娘病重，住兩日，聞陳忠妻死道冤，辭舅去看。舅曰：「你舅娘病重，趕緊轉來。」成珍應允。及進城，聞陳忠案已審訊，押店候捉兇手，倒也放心。此地貨物因龍門地，價值陡漲。成珍將貨一陣賣了，命陳禮收討下賬，辭忠依然轉到舅家。卻說他舅名何漢南，是個廩生，在前教書，只講詩文，不講品行，年老家居，專於唆訟。他有功名，勢耀衙門，怎說怎好，害人甚眾。妻胡氏，生二子，長德輝早死，媳無子孀居；次德輝，讀書聰明，妻鄒氏，名鳳姑，美而賢淑，孝親敬嫂，一家愛憐。次年，德輝二月上館，四月母病，適席成珍來看，以多年未至，喜歡留要。

一日，胡氏叫鳳姑到觀音堂許願，鳳姑曰：「觀音堂明日做眼光會，燒香的極多，為媳願去。」這觀音堂離何家還有六七里，每年眼光會演戲耍燈，搖錢賭博，各處碼頭都來趕會，極其鬧熱。次日，鳳姑收拾，帶一女火房，把香燒了，即去看戲。他人材又好，穿戴又齊，滿廠之人盡掉頭觀看。鳳姑知是為他，看陣便回。過幾日，忽來一算命子，胡氏叫成珍去算他壽數，成珍曰：「這些游食之人曉得甚麼？盡是門頭，舅娘莫信。」胡氏又喊火房去算，算命子把命一推，說：「今年犯了五鬼，目下大有凶災，即刻送了去好。」胡氏就請他送。算命子曰：「五鬼在房，要進房收，方有效應。」胡氏叫他進來，鳳姑退入己房。成珍厭惡出去了，見算命子出門方回，手拿扇搨，不知何故，連扇囊都掉了，到處尋覓不見。

是夜，胡氏病更兇險，兩媳服侍，未離左右。把德輝喊回，夫妻久隔，與母說陣話即攜手歸房。方才坐下，忽聽床下響聲，德輝曰：「莫非有賊？快拿燈看！」床下闖出一人，把德輝雙手去捉，忙迫竟不知喊。賊撫之不脫，抽刀在德輝頸上亂砍，鳳姑忙來搶刀，噴得一身是血。賊把鳳姑一腳踢倒，又是一刀，將頭割脫。鳳姑起來，見賊提頭，即大聲喊：「賊殺人！」賊始開門而出，隔兩間就是客房，成珍尚在看書未睡，聽得喊聲，忙出房看，見賊對面而來，提頭就打。成珍駭跌階下，賊順手將頭丟入房中而去。成珍起來，賊已走遠。漢南忙問：「賊在那裡？」鳳姑曰：「在我房中，已將你兒殺了！」進房一看，氣得心如刀絞，問：「賊在何處？」鳳姑曰：「賊已逃走。」急打亮尋覓，並無蹤跡，門也未開。轉身見兒死得傷慘，捶胸大哭，幾不欲生。成珍上前勸曰：「舅父不要憂氣，表弟既死，不能復生，須要保養精神。」何漢南見成珍身上有血，問曰：「你身上血從何來？」成珍曰：「聞聲出看，遇賊以頭打來，所以污衣。」問：「賊何往？」答：「比時駭跌階下，起看不知去向。」問：「你何以不喊？」答：「已跌昏悶，起見舅在尋賊，所以未喊。」漢南曰：「噫，賊有那們大膽，敢提頭打人嗎？」忽又見鳳姑滿身是血，問曰：「你身上血又何來？」答：「見賊殺夫，媳去掄刀，因此血噴身上。」問：「賊從何來？」答：「從床下出來的。」問：「何以不喊？」答：「媳駭啞了。」漢南曰：「噫，此事這們合式，都駭啞了？」忽長媳喊婆婆死了，原來胡氏聽說兒死，因已病枯，氣逼而亡。

漢南憂得氣噎聲嘶，忙尋衣棺，裝殮在堂。天明復去看兒，四面探望，貨物未失，翻床上枕底有一扇囊，看是成珍的，問媳：「扇從何來？」鳳姑曰：「媳這幾日少進房來，要問廚婦方知。」漢南喊廚婦來問，廚婦臉紅不講。漢南曰：「你不實講，就要你不得活！」廚婦曰：「事到如今，不得不說了。前夜在此守房，睡中忽來一人將我逼奸，我喊，他就撫嘴，轉動不得，任隨淫蕩而去，把扇掉在床上。」漢南曰：「才是他哦！怎不說咧？」廚婦曰：「我若說出，丈夫知道如何下台？」漢南去尋成珍，走至客房，見狗在床下吃啥，打開一看，才是一個人頭，因說曰：「天呀！我只說他是好人，比牛馬都不如了！」成珍聽得來問，漢南抓著幾個耳巴。成珍曰：「打我做啥？」漢南曰：「你殺了我兒，還假裝不知嗎？」即叫人將成珍捆綁。成珍曰：「舅父不要亂說，把甥冤枉！」漢南把頭提放面前，拿扇教看，曰：「不是你殺，頭何得在你床下？扇何得在媳房中？」成珍口口稱冤。鳳姑曰：「你兒是賊殺的，不是表兄，公公不要冤屈好人！」漢南罵曰：「我知你二人久已通姦，商量殺死我兒，好嫁與他！還要在此替他辯嗎？」即又把鳳姑捆起，二人打連，進城叫冤遞呈。

劉官知他是個訟棍，又是命案，即時勘驗，見週身並無傷痕，係割頭喪命。中堂停棺，即坐客堂，叫漢南問明情由，又見鳳姑莊重，成珍樸實，不似行兇之人，心中甚疑，謂漢南曰：「你兒或者是賊所殺，須要清查，不可冤枉好人。」漢南曰：「是賊該有盜口，不是他殺，如何二人身上皆有血跡？況這扇子、頭首又那們合式。」官起身在家中內外看了一遍，並無蹤跡，遂將原被告、人證盡帶回縣，坐堂問席成珍曰：「你舅父告你謀殺圖娶，還不從直訴來！」成珍叩頭訴道：

大老爺在上空告稟，聽客民從頭訴分明。  
幼年讀書未上進，龍門縣開鋪把生營。

「龍門縣作海子，此時你出門未曾？」

方出門兩日地就，與陳忠貿易到宜賓。

民順便來把舅父省，他二老留得甚慇懃。

又兼之舅娘得重病，民因此久住未回程。

那一日忽來一算命，民舅娘請送五鬼星。

心厭惡出外去散悶，扇與囊落了不知因。

「既是掉了，如何又在閨房？此話就說得假了！」

諒必是有人過此徑，將扇子撿起去行淫。

故意兒掉下在床枕，將禍事移之在席身。

「扇子就說是人拾去，身上血跡又從何來？」

前夜晚看書猶未寢，忽聽得在喊賊殺人。

民急忙出外看動靜，見賊子就往面前奔。

他見民擋著他路徑，提頭打血污我一身。

「既然見賊，你該知他從那榻兒去了咧？」

駭得我跌階頭昏悶，起來看賊已無影形。

「這些算你掩得過去，那頭怎麼又在你房？」

諒是賊見我往下滾，丟房中前來害客民。

「你說是賊殺，你舅告你因奸謀殺，他告的合情，你辯的無憑，這又怎能遮掩？本縣勸你從實招了，免得受刑！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是民舅父心疑忿，誣合我有口訴不清。

讀書人講的是端品，是至親焉敢亂人倫？

「這些糊言，誰人肯信？不動刑法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重責四十！」方才拉下，官又叫轉，問曰：「席成珍，本縣勸你招了，免受刑杖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這便是客民實言論，此片心對得過鬼神。

冤枉事叫民怎招認？望青天額外施宏恩！

官見成珍溫文爾雅，言詞渾厚，終是懷疑，不忍用刑，命左右押下去。又將鳳姑叫來，問曰：「你公公告你與席成珍通姦謀夫，今見本縣，還不實訴嗎？」鳳姑哭泣訴道：

鄒鳳姑跪法堂哀哀哭訴，大老爺聽民婦細剖冤屈。

奴雖是鄉村女生得愚魯，也知道惜廉恥保守身軀。

過門來常勸夫去把書讀，只望他得功名妻也沾福。

又誰知我婆婆得病不癒，朝夕間奉湯藥少上床鋪。

前日裡接奴夫回家看母，至二更兩夫妻攜手進屋。

忽聽得床下響夫問何物，猛然間有一人從下鑽出。

奴的夫見是賊雙手捉住，兩夫妻駭啞了忘把人呼。

賊抽刀在夫頸就是幾鋸，奴搶刀噴股血就把衣污。

賤與奴一腳來踢去數步，起身來賊已割夫的頭顱。

奴一喊賊提頭開門逃去，我公公看見了放聲痛哭。

到次早得扇子名載清楚，偏又在客房中把頭尋出。

因此上將表兄拿來扯住，奴不該說是賊替他辨屈。

公因此起疑心又綁小女，還只望大老爺洗雪冤誣。

「既是盜賊，又無形跡，分明是你與姦夫謀殺的，還不招嗎？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少年的夫和妻恩情難數，行相隨坐相守好似比目。

焉能夠敗名節羞辱先祖，與外人來通姦謀殺親夫？

「本縣勸你招了的好，免受苦刑。」

呀，大老爺呀！

奴本是貞烈女守身如玉，無姦情又叫奴從何招出？

真乃是黑天冤有口難訴，就將奴來打死也不心服。

望青天捉賊人早來誅戮，與奴夫報仇恨存歿沾福。

官見二人說的情形皆同，亦不忍用刑，將成珍、鳳姑押在一店，命親信差人夫婦押著，以觀其動靜。見二人每日規矩恭敬，不相言視，差人吃飯，夫婦要做一桌，你喊我叫，二人並不相近。差又故意說些淫詞，做些醜態，二人掩耳不聽，掉頭不看。只見鳳姑每日房中危坐，席成珍去城隍廟訴冤悔過，如此十日，差人稟官。官曰：「此真正人君子，節烈賢婦，斷無姦淫之事。但案無頭緒，如何辦法？」漢南常來催呈，說人證兩得，再不嚴究，天外有天。官亦不理。

又過半月，漢南告了上控，批官遲留不報，有誤公事。官無奈將二人解省，求上司審訊。二人見了臬司，將受冤情由始末細訴。按察雖知有冤，不知賊名，亦審不清，依舊解回，命官慢慢考查。官打為疑案，命鳳姑回家，成珍取保。成珍稟請陳忠，官曰：「他還押店，何能保你？」成珍曰：「客民與他合伙貿易在此，本處地，無家可歸，就住敘府，怎不能保？」官准陳忠保下，二人把賬一算，除訟費外還有二千二百餘銀，因案未結，就在城內佃一鋪面屯買屯賣。

陳忠的案差滿四月尚無兇手，官將二差打了一千，又限三月。差無奈只得往外縣游食打鬧，走至寧遠，見有人講聖諭，二差去聽。講的犯淫案證，說得顯然，生遭報應，死抱銅人，地獄坐滿，又變翻豬。忽一人曰：「怪哦，犯淫都有報應，世上那有人種？」差曰：「常言萬惡淫為首，諒必是有報應的。」其曰：「我一生犯淫，又未見報。」差曰：「老兄高姓尊名？」答曰：「小弟叫戚身康。」差遂拿鐵鏈鎖，拉回宜賓繳票。

官坐堂問曰：「戚身康，你為甚將陳忠之妻仇氏殺了？頭首放在何處？今日還不招嗎？」戚曰：「我平生品行端正，並未造孽，也未殺人，並不知甚麼陳忠，大老爺不要冤枉好人！」官曰：「好好問你是不招的，左右與爺重責二百！」戚曰：「大老爺何故平空白地拿命案誣人？我在寧遠，豈有到宜賓殺人？」官曰：「還不招認？與我夾起！」戚身康眼睛一花，見一人喊他「快說」，戚昏迷之中，也不知覺，遂從頭直說道：

大老爺不必將我打，聽小人從頭說根芽。

我生來矜驕又滿假，不賭錢便去宿娼家。

入江湖出外肘大架，十多年家業水推沙。

無穿吃妻子天天罵，紅場上投師學道法。

到場街見物就准價，不耕種使用有錢花。

眼光會觀音堂去耍，又來了一個美姣娃。

戰矯矯容貌難描畫，論年紀不過十七八。

看金蓮不上一小苗，我一見魂飛肉也麻。

倘與我一刻為姻婭，就死了我心也喜煞。

送美人田家實牽掛，見狗洞可以把身扒。

四合頭房屋又錯雜，但不知美人睡那榻。

訪丈夫書房去學假，裝算命看路到他家。

出門來又撿扇一把，到夜晚撥門去貪花。

摸美人床上已睡下，不由人喜得笑嘎嘎。

黑區區分不出真假，像是他又像不是他。

故意兒將扇掉了罷，就犯驕也不把我拿。

二一夜早早立床下，那知道就遇看冤家。

聽要看忙把主意打，要逃走鑽出把他煞。

誰知他把我來擒下，逃不脫只得用刀殺。

美佳人他還來護駕，一足去踢他一撲扒。

割了頭聽喊往外下，遇一人把我路兒遮。

一頭去打他下地壩，見房圈將頭丟那榻。

從原路逃脫常害怕，因此上遠遠走天涯。

既被捉只得說實話，望大爺莫把我來殺。

「你殺的是誰？」答曰：「是何德輝。」官曰：「哦，何德輝才是狗奴殺的！陳忠之妻仇氏，你如何又要殺他咧？」

那一案不是我的駕，這個人我還認得他。

「他又叫啥名字？」

他姓胡小名叫二娃，他手藝與我是一家。

我是紅他在黑地耍，我以日他以夜晚拿。

「你又如何知道是他殺的？」

紅與黑原不分上下，常與他吃酒又哈茶。

既相好還藏甚麼話，娘偷人都要生嗔色。

如不信去把他拿下，方知道我言是不差。

招畢，畫押丟卡。傳原、被二告上堂，罵漢南曰：「你身受朝廷頂戴，就該講究品行，為甚戳事唆訟？賊殺你兒，乃天加報應，就該改過回心，如何還要冤屈媳婦、外甥？本縣見他端莊穩重，不忍加刑，你還要告一控。如今賊也得了，你該明白到底是本縣不是，是你不是？」漢南曰：「廩生知悔，甘願以德報德。」官問：「怎麼以德報德？」漢南曰：「想來此事原有天意：落扇衣血，如有所使，捆綁一處，儼似夫妻。如今廩生絕嗣無靠，沉席成珍孤子無母，意欲撫他為子，南媳配合，以釋前怨。」官曰：

「如此極好。」成珍曰：「舅原父輩，不撫亦該奉養；即撫為子，即是弟媳與之配合，於理不順。」官點頭稱是，謂漢南曰：「不如先贖成珍，然後認父，便無礙於理矣。」漢南曰：「招贖固好，但生有長媳，若不撫子受業，恐有異言。」成珍說曰：「我接舅父過老就是，何須贖撫？」漢南曰：「如此，我不當真絕嗣了？」官曰：「還是先贖後撫，兩得其便。」鳳姑曰：「女子之道，從一而終，夫死守節，不願改嫁！」官曰：「守節固美，當看境遇如何耳。汝一家無後，身靠何人？贖後能孝，節亦在其中。」即吩咐回家婚配。漢南曰：「不如當著父台婚配，使人信服。」官曰：「未知喜期合否？」即問二人生庚，取曆書看，笑曰：「此真天作之合也！今日大吉，又有貴人到。」官命備辦花燭，二人先拜天地，次拜父，後拜官。即喊禮房書「撫」字呈上，官過了朱，交與席成珍，看者無不稱美。

陳忠、陳禮早請吹手、三乘花轎，買兩挑火炮，下堂即請夫妻當堂上轎，護送歸家。漢南問：「大媳何在？」俱說回娘家去了。過幾日去問，說已嫁了。漢南大怒欲告，成珍曰：「如今告也枉然，既不能守，由他罷了。」成珍遂改姓何。這何漢南家原富足，又積孽錢，買了兩契，將近百畝。因媳從省解縣釋放還家，並無怨言，更加盡道，乃感悟追悔。又見席成珍至誠能幹，捨不得媳婦賢孝，故撫子就媳，兩得其便，因此求官成全。

再說差人將胡二娃捉拿稟官，官坐堂問曰：「胡二娃，你為甚將陳忠之妻仇氏殺死，把頭割去？今在法堂還不招嗎？」胡曰：「民一生好善，品正行端，焉敢殺人？」官曰：「你曾對戚身康說過，還強辯做甚？」胡曰：「那是盜賊畏刑，扳咬故態，大老爺何得深信？」官叫提戚身康對質。誰知戚說未講，「此人我認不得！」官大怒喊打，戚曰：「大老爺問他就是，我們紅不挪湑，就把小人打死，也不能對質！」官命依然收卡。問胡二娃曰：「你招了的好。」胡曰：「這明明是你教供咬扳，強盜都有良心嗎？大老爺何故忍心害理，冤民做啥？」官大怒，命打二百，胡還是不招；又上美人椿、夾棍，胡二娃知瞞不過，曰：「大老爺鬆刑，小人願招！」遂將始末一一說出。

卻說胡二娃，先前原與陳忠連界，地方他都賣得，後貧為盜，搬在城東居住。仇氏原是淫婦，夫久不歸，朝夕咒罵，遂收拾倚門外望，原有招蜂喚蝶之意，一見浪子，怎不湊合？陳忠回家之日，胡二娃在人家打了陣牌方去。因夫歸婦喜，談敘久了睡覺即濃。胡二娃先將房門做有外開消息，因進房去，疑仇氏另有姦夫，即要殺他，又不知誰男誰女，心想女頭搽得有油，見陳忠那頭油氣撲鼻，遂到那頭將頭切下。提至城門邊，忽想此頭有人看見怎得下台？因況湯元早起在煮湯元，他便輕輕把頭放在擔內而去。走到遠處躲了年餘，回家方才三日，被差拿獲，把供招了丟卡。

官叫況湯元來問，況曰：「那早得頭，心中害怕，又恐天明人見，忽見何豆芽走至面前，放擔解臭，乃將人頭放在擔內，大老爺要問何豆芽才知。」官又叫何豆芽來問，何曰：「李國志父死做道場，喊送豆芽，挑進城來，一頭忽重，也不覺得。到李家過了稱，挑至廚房去倒，滾出一個人頭，民急用豆芽掩蓋，收錢回家。大老爺要問他方知。」官罵曰：「你們盡是小人行險，以圖僥倖，並無一個好人！」這李國志在城開煙館，當甲長。那日喊煮煙的汪麻子去洗豆芽，見頭告知國志，國志許錢二串，教暗地埋了。汪麻子懶埋，順將人頭藏在陰溝。後問要錢，國志不認，吵了幾句退工走了。官叫國志來問，國志遂言其故，要問汪麻子方知。官問汪麻子，不知幫那家人去了。官罵曰：「你為甲長，見頭就該稟報，為甚隱瞞，出錢買好？豈得無罪？」即命丟卡，況、何二人各打二百釋放。出票捉汪麻子，汪又貿易去了，數月方獲。李國志已拖窮了，問頭說在陰溝內，命差押去。頭爛把骨取來，釋放李、汪二人，詳文上司，將戚身康、胡二娃斬首。此一案冤枉多人，牽連一路，直到此時方才結案。

卻說陳忠人已結案，請何成珍進城分伙，把賬一算，兩年又嫌銀二百多兩，各分一半。陳禮分五百兩，就將生意頂與陳禮，回家講親。這西林寺側鄭高軒之女蘭英擇婿太過，尚未字人，聞陳忠案明，又分千金，遂請媒說合。陳忠應允，迎娶過門，說笑之間，言及當年滾下毛廁之事，蘭英好笑，說是天報。這蘭英賢淑，夫婦和順，勸夫讀書。陳忠與成珍商量，成珍曰：「你我俱有家累，如何出門？只要發憤，在家亦可進功，不如送文父看。」陳忠先年從過漢南，兩老庚把家交妻理料，一心讀書。數年二人同榜入學，次科何成珍中舉，生四子二女，以二子奉席禮祀；陳忠二子四女，二家結親，家亦巨富。